

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



ZHISHI DUWU

中 华 书 局

历史知识读物

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

李 冀 诚

中 华 书 局

1980年·北京

K200 / 256

历史知识读物
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

李冀诚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1 1/4 印张·18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834 定价: 0.11元



目 录

一	西藏历史概况	2
二	沙俄侵藏野心由来已久	6
三	五次所谓“科学考察”	9
四	两次“西藏使团”访俄丑剧	18
五	妄图诱惑十三世达赖叛国投俄	28
六	一手策划签订《蒙藏条约》	31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疆，面积有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人口有一百六十万，其中百分之九十六是藏族，此外还有门巴、珞巴、僜人、汉、回等民族。西藏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的地区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出产各种珍贵木材和珍禽异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藏；横贯藏南的雅鲁藏布江，为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星罗棋布的内陆湖泊，盛产各种鱼类、盐、碱、芒硝和硼砂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还有大量的地热资源。这些宝藏丰富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西藏真是我们伟大祖国一块富饶美丽的好地方！

西藏地处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青藏高原上，海拔平均高度为四千公尺，是祖国西南边疆的大门，在军事和交通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外国侵略者就把西藏作为互相争夺的一块“肥肉”。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俄、英两国，施展各种手段对西藏地区进行了无休止的争夺。在历史上的所谓“西藏问题”，就是由于俄、英侵略西藏所造

成的。

在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过程中，沙俄所使用的侵略手段变化多端。本书拟就几个片段对它进行初步揭露和批判。尽管沙俄侵略西藏的罪行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魔影，今天仍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荡，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揭露批判老沙皇对西藏的侵略，对于加深认识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行径及其卑劣手法是有帮助的。

一 西藏历史概况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遥远的古代起，西藏地区和祖国内地就有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中国科学考察队在西藏申扎县多喀则附近的河谷阶地上发现了石器。这里的石器和我国中原地区发掘出来的石器相近。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西藏昌都县卡若村附近发掘出一批珍贵文物，据初步分析，其中一批细石器的基本特征属于中原地区的细石器传统，卡若遗址的建筑形式与中原地区某些原始文化也有类似之处。据汉文文献记载，西藏地区的发羌、唐牦等部，与西北地区各族、部之间关系很密切。公元一世纪时的

迷唐、烧当等羌人，五世纪初的鲜卑人拓跋氏，六、七世纪时的鲜卑人吐谷浑部等，都曾先后南入西藏。隋朝时，西藏地区的附国、苏毗等部，也曾遣使朝隋。

唐朝是汉、藏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往来大发展的时期。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把宗室的女儿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①唐王朝为她准备了丰盛的嫁妆。包括金玉、绫罗、珠宝、衣服等各方面的用品和装饰物。给她带去很多谷物的种子和工艺方面的书籍。唐太宗还特地派了二十五名侍女、一个乐队和许多工匠随同她一起进藏。所有这些，对于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积极推进的作用。自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以后，历代藏王都自认是唐朝皇帝的外甥；唐朝皇帝继位，藏王都奉表祝贺。649年，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710年，唐中宗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弃隶缩赞。730年10月，弃隶缩赞给唐朝皇帝上书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②它说明当时西藏和唐朝已“和同为一家”，汉、藏两族已经缔结了亲密的兄弟关系。

① 西藏在唐时称吐蕃[bō]。当时藏语称王为“赞普”。唐人称藏王松赞干布为弃宗弄赞。

②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列传》上。

据不完全统计，从634年到846年吐蕃王朝瓦解为止的二百多年中，唐朝与吐蕃之间，仅官方往来就达一百九十多次。所有这些，都为藏族参加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缔造统一的伟大祖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代、宋朝时，西藏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汉、藏两族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并未间断。

1253年，元宪宗蒙哥派军统一了西藏。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以后，西藏地方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它和中原各省一样，由元朝派员到西藏清查户籍，确定赋役，设置驿站，任命官职，派驻军队等。这都直接体现了元朝对西藏地方的完全主权。

明朝基本上承袭了元代治理西藏的一套政治措施和制度。

清朝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采取了许多新措施，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制度。1652年（清顺治九年）黄教的首领五世达赖喇嘛^①来北京朝见清帝；次年清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1713年，清朝又封黄

^① 喇嘛系藏族对佛教僧侣的尊称。藏语喇嘛含有“上人”、“师傅”等意。喇嘛教系中国佛教的一派。黄教系喇嘛教的一派，又称格鲁派，因该派僧侣均穿戴黄色僧衣、僧帽，故称黄教。此外还有红教、白教等。

教另一首领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也赐金册、金印。从此，这两个喇嘛教的重要首领，都成为在清朝中央政权委派下，代行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一级官员。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728年，清朝中央专门设立了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代表清朝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二人，长驻拉萨，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处理西藏事务；并派官兵二千，分别轮驻西藏，归驻藏大臣指挥。1751年，清朝又废除原来在西藏封“郡王”掌政的制度，正式建立了噶厦。^①由噶伦^②四人（三俗一僧）主持噶厦，秉承清政府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意志，共同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噶伦由清朝中央同达赖协商任命，清政府可对他随时裁革。1793年，清朝还颁布了“钦定章程”，详细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制定了西藏常备兵制度、财经制度和西藏的对外活动集权于中央的具体办法等。清政府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对于进一步巩固清朝中央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对于抵制帝国主义侵略、防止反动上层贵族的分裂活动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等帝国

① 藏语，意为发布命令的机关。旧译“噶厦公所”或“噶沙公所”，即原西藏地方政府。

② 藏语，亦作“噶隆”或“噶布伦”，原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依清朝官制为三品，多由大贵族充任，职权甚重。

主义对中国西藏进行了无休止的侵略和争夺。它们经常派遣间谍打入西藏，策划“西藏独立”，妄图把西藏分裂出去，然后再由他们占而有之。但是，无论武装侵略还是间谍策反，他们始终不能、也没有割断西藏同祖国的隶属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同中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它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中来。

二 沙俄侵藏野心由来已久

沙俄对中国西藏本来一无所知。由于掠夺黄金的需要，他们才想方设法探听到一些有关西藏的情况。1700年，沙俄同北方邻国瑞典发生了战争。这次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二十多年，消耗了俄国的大量物质财富，沙皇彼得一世经常为筹划军费殚思极虑。1713年，俄国驻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派遣特鲁施尼可夫到中国西部侦察出产沙金的情况。1716年，特鲁施尼可夫从中国带回二百两沙金，并向加加林报告说，他在中

国的青海湖等地，以七个卢布一两的价格，买到了这些沙金。中国青海湖地区的居民属于中国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人们从这一带河流中淘取沙金（一个夏季每人可淘取二、三十两，甚至百两）。由此往南，和硕特人和唐古特人（即西藏人）还在一条名叫阿勒坦果勒（意为金河）的河边共同淘取沙金，等等。正是在这次侦察中，沙俄才从和硕特人的口中第一次探听到有关西藏人淘取沙金的一些模糊情况。加加林对此则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些情况奏报给了沙皇彼得一世。

掠夺黄金以补充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是沙皇梦寐以求的事。所以当俄国对瑞典的“北方战争”一结束，1721年1月（清康熙六十年正月），彼得一世就给他的枢密院下达一道诏令说：“与中国的赛里木城、达巴城以及达赖喇嘛住地，亦应有商务往来。但此等商务往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牟利，而在派出机敏人员随商贾一起活动，以便探访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欲往其地何路可通，即便路甚艰险，亦须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①当时彼得一世并不知道中国西藏位于何方，它距俄国有多远。但他明确表示了要占领这个达赖喇嘛住地的愿望。

^① 转引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21页。

为实现这种愿望，彼得一世鼓励俄国学术界对西藏佛教和民俗学加强研究，并搜集、保存这方面的资料。1717年春，沙俄侵略分子斯图平在雅梅舍沃修筑堡垒时，发现一批藏文文献。他对这批文献颇为重视，并把出土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1718年，俄人又在铿格尔图喇（今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的一座喇嘛庙里，发现许多藏文文献。经人帮助进行翻译和整理，至1747年，俄国科学院院士米勒以《西伯利亚发现的唐古特文献考释》为题，在俄国科学院通讯第十卷上，发表了这批文献的“题跋”、原文和俄文译文。十八世纪中叶，沙俄开始对西藏进行频繁的侦察活动。他们经常派遣间谍混在进藏的俄国商队和前往拉萨朝佛的香客中，刺探有关西藏的政治、宗教和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1805年，沙俄政府还明确向出使中国的外交官指示，要了解达赖喇嘛与清政府关系的情况。为此，他们还经常利用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便利条件，积极与居住在北京的蒙、藏上层人物进行勾搭，搜集有关蒙古、西藏的情报和资料。有一个在中国居住了十四年、以所谓“汉学家”闻名的沙俄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首领俾丘林，就曾对西藏进行了专题“研究”，写了很多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著作”，例如《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等十几种。他还编译了《西藏现状志》，

内附成都至拉萨路程图；他还大量搜购汉、蒙、藏文的书籍和各种文物转运回俄国。继俾丘林之后，1840年沙俄又派来一个叫瓦西里也夫的“汉学家”。他的主要任务是“掌握藏语”，研究蒙、藏等族的史地、宗教和艺术。为了调查从西藏到内地的行程，他特地翻译了一部藏文著作《西藏地志》。他还编写了《藏语入门》、《藏语文选》等书。

从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下达诏令到其后的一系列活动看，沙俄妄图侵吞我国西藏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

三 五次所谓“科学考察”

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因此，它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也不断加紧。

沙俄侵藏，经常是以派遣所谓“科学考察队”为名，把侵略魔爪伸入我国西藏的。

从1870到1890年，沙俄政府先后组织了五次旨在侵入西藏的所谓“科学考察”，其中有四次都是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下进行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扩张主义分子。他出身于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贵族家庭里，八岁就开始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因为

他能积极为沙俄侵略扩张政策卖命，因此不到三十岁，就被破格提为陆军师部高级参谋官，后又被调到陆军总参谋部担任间谍军官，专门从事为侵略打前哨战的所谓地理“考察”活动。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由俄国进入西藏，不能象英国那样，采取从印度北进或从四川西进的路线，而应采取由俄国经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蒙古、青海柴达木一带进入西藏的路线。理由是西藏人对南路监视严密，对这一路防守松散。

从1870年11月到1873年9月，普尔热瓦尔斯基组成了一个四人“考察队”，从恰克图出发，开始了他们进入西藏的第一次“考察”。他们扬言：“只要你不是腋下夹福音书，而是囊中有钱，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马鞭，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通行无阻。我们亲身体验到，这三件东西在此地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有一千俄国兵就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到时候了，该好好地治理一下中国了，不必再客气了，该扫除欧洲人民在天朝境内处处遭受的一切凌辱了！”^①请看，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伙为自己描绘了一副多么可耻的强盗嘴脸。不过，这伙凶相毕露的强盗在中国人民的抵制和高山峻岭的阻挡下，并没有能够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顺利地进入西藏。他们只窜到长

^① 尼·费·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161页，俄文本。

江上游地区（可能到达了现今唐古拉山北侧沱沱河一带），就已人困马乏，不得不返回俄国，结束了他们第一次闯入拉萨的尝试。

普尔热瓦尔斯基刚回到伊尔库次克，就迫不及待地向俄国总参谋部呈上两份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情报，因此，他的“考察”立即得到了陆军大臣米柳金的高度评价。一些报刊也赶忙为他制造舆论，吹捧他“第一个为科学揭开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奥秘”，是“当代最杰出、最勇敢的考察家”。在一片鼓噪声中，沙皇尼古拉二世特地参观了他从中国搜集的各种动植物标本，当场决定把他提升为中校，并赐与终身津贴。所以，他的第一次“考察”虽然失败了，但回到俄国以后，仍然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

在沙俄政府大力支持下，1876年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又草拟了第二次“考察”西藏的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狂妄宣称要在中国天山一带渡过1876年春天，在罗布泊过夏天，在罗布泊与青海湖之间渡过秋天，最后到拉萨过冬。沙俄政府对他的这份计划十分欣赏，马上拨款二万四千七百四十卢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但当他到达新疆古城地方时，正值左宗棠奉清政府命令出师新疆，横扫阿古柏侵略军，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沙俄担心如让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前行，有被扣

留的危险。于是，又命令他们暂停前往西藏。

1879年，沙俄又派普尔热瓦尔斯基对西藏进行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是在沙皇直接授命下进行的。不仅人员齐备，经费充足，而且在行装、武器、弹药、情报等各个方面，沙俄政府都为他们作了周密的安排和充分的准备。出发前，普尔热瓦尔斯基还特地把考察队员集中在靠近中国边界地区，进行了严格的射击训练。普尔热瓦尔斯基操着强盗的腔调说：“高超的射击本领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安全的保证，在亚洲荒漠腹地上，它就是最好的中国护照。如果我们不是很好地武装起来，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西藏内地和黄河上游。”^①此外，他们还拨用专款，事先在彼得堡采购了大量怀表、镜子、玻璃珠等物品，准备进藏后作为贿赂地方官员和上层头面人物之用。

1879年3月，他们从俄国出发，取道斋桑湖、哈密，进入青海柴达木东部，然后越过可可什里山，沿通天河上游向南行进。他们经常象野兽一样，在荒漠深山中东闯西突。因为他们很难在中国土地上找到一个合他们心意的向导。被他们强迫抓去引路的农牧民，还往往故意指错路线，使他们进入迷途。当他们到达唐古拉山北侧时，这批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引起了当地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279页，俄文本。

藏民的严重注意。但当藏民走到距“考察队”营地二十米左右处，这伙心怀鬼胎的俄国强盗，竟用快速的枪弹向藏民猛烈扫射，当场被打死四人，多人受伤。这是沙俄侵略者在我青藏高原上欠下的第一笔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藏民一面派人监视这伙强盗的行动，一面连夜集会，联合其他部落，准备严惩侵略者，为死难同胞报仇。当天，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伙十分惊慌。彻夜荷枪实弹，不敢入眠。次晨，他们依靠精良武器，才冲出包围圈，翻越了唐古拉山口。当他们窜抵离拉萨大约二百二十公里的那曲（即黑河、哈拉乌苏）地区时，俄国佬来到的消息，立刻传遍拉萨和沿途重镇。护卫达赖喇嘛的藏军们呼喊道：“俄国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灭除我们的信仰；我们决不让他们进来。”^①表现了藏族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决心。西藏地方政府闻讯后，一面在藏北重镇那曲一线布立岗哨，严密监视这伙强盗的行踪，一面给清政府联名上书，要求制止俄国人进入西藏。他们宣布任何人不准同俄国人来往，任何东西不准卖给俄国人，凡通俄者处以死刑。与此同时，那曲的地方官员还带领由藏兵组成的卫队和当地僧俗群众前往阻拦，并严正声明，不准俄国佬前往拉萨。他们还把“考察队”的成员姓名和哥萨克兵的全部人数登记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318页，俄文本。